

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现象之 机制与动因*

赵江民 李 珊 陈嘉豪**

[提要] 语法化的机制与动因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领域。本文以语法化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为指导,尝试性聚焦分析了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机制和动因,诠释了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的认知概念整合过程。研究表明: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是语义演变主导的语法化,其语义演变机制是隐喻和转喻,句法演变机制是类推;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的动因主要有对创新性的追求、对表情性的追求及对主观性的追求。同时,不排除存在语言接触和语法复制等外部动因和机制的可能性。

[关键词] 维吾尔语 形容词副词化 机制 动因

一 引言

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一直是语法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语法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多年来,国外诸多学者围绕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展开了大量研究,成果丰硕。对语法化机制的主要观点有:①主张语法化机制是“重新分析”和“类推”,如 Hopper & Traugott (1993:32) 合著的《语法化》认为“重新分析”和“类推”是语法化的两个基本机制,“重新分析”改变底层形式,引起规则的改变;“类推”改变表层形式,导致规则的扩散。②认为语法化机制是“重复”和“语用推理”,如 Bybee (2009) 认为重复和语用推理是跨语言的语法化演变的主要机制,其作用于特定的语言成分,形成跨语言演变路径,从而产生共时的语言结构。③强调语法化的基本机制是隐喻和转喻,如 Fischer (2007:121-122) 对语法化机制的研究聚焦于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演变,认为语法化基本机制是隐喻和转喻。诸多学者探讨语法化机制的同时,也从不同视角探究了语法化的动因:①从话语角度探析语法化的动因,如 Hopper & Traugott (1993:71-72) 认为,语法化的发生导源于交际过程中言谈双方的意义协商和策略互动。这种意义协商和策略互动具体表现为语用推理,通过隐喻和转喻两个过程得以实现。②从认知角度分析语法化的动因,如 Heine (1991:2) 从认知角度思考语法化的动因,提出认知等语言外的因素导致了语法化的发生。③从语言表达需求的角度分析了语法化的发生,如 Lehmann (1985) 主张语法化的发生源于言者对语言表达创新性和表情性的追求。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润疆视域下汉语言文字在新疆的传播使用研究(22BYY0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匿名审稿专家和期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 通讯作者:陈嘉豪,邮箱:943455186@qq.com。

上述研究成果虽然存在语法化机制和语法化动因界限不明、语法化机制和语法化特点未能细辨、语法化机制和语法条件未能厘清、语法化机制和语义演变的结果未能明晰等诸多问题，但却为国内语法化机制和动因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国内的研究成果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吴福祥（2021）《也谈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他在充分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语法化的基本机制有“隐喻”“转喻”“重新分析”“类推”和“语法复制”，其中“隐喻”和“转喻”是语法化过程中语义演变的重要机制，“重新分析”和“类推”是语法化过程中形态-句法演变和语音-音系演变的机制，“语法复制”是语法化的外部机制，导源于语言接触。语法化的动因有效率性动因、创新性动因、互动性动因和接触性动因。

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形容词虚化为程度副词的现象，如汉语程度副词“好”就是由表“美好”义的形容词虚化而来的（武振玉 2004）；英语中的程度副词 *awfully*、*terribly*、*truly* 是由形容词 *awful* “极坏的”、*terrible* “可怕的”、*true* “真实的”的语义虚化而来；德语中亦存在 *lauter* “纯粹” > “完全”义程度副词的现象（木再帕尔 2020）。由此可见，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是跨语言的共性问题。

对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巴吐尔·马木提等（1985）针对维吾尔语中形容词可以修饰动词，副词也可以修饰名词的现象，提出了“主要特征决定词性”的看法，即形容词修饰动词是它的次要句法特征，而副词修饰名词则是它暂时的句法特征。艾尔肯·巴拉提（1990）认为在一定情况下，维吾尔语的副词和形容词可以互相取代使用，这是由它们相似的产生和形成方式决定的。杨承兴（2002:59）认为，维吾尔语中有许多性质形容词既可用来说明名词，也可以用来说明动词，这类词就作兼类词处理，在其说明名词时是形容词，说明动词时是副词。可见，许多学者早已注意到了维吾尔语的形容词和副词在语法功能上表现出一定的交叉重合性。本文的研究在吸纳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对象聚焦于维吾尔语口语中丧失其典型语义、凸显抽象程度义的形容词，而非仍保留其典型语义、具备更多语法功能的形容词，研究内容则是在分析此类形容词语义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探析形容词的副词化机制与动因。

二 维吾尔语副词化形容词的语义特征

维吾尔语副词既能修饰动词、形容词，也能修饰另一个副词甚至小句。根据在句中体现的句法特点，可将维吾尔语副词分为动作副词、程度副词、时间副词、方位副词、语气副词、判断副词等六类（力提甫·托乎提 2012:160）。维吾尔语口语中常见的副词化形容词有 *qattiq* “硬”、*eñir* “重”、*set* “丑”、*jaman* “坏”、*dehşet* “恐怖”、*wehşij* “残暴”、*taza* “纯洁”、*adżajip* “奇妙”、*qebih* “恶劣”等，经过研究发现，由形容词演变而来的副词，无一例外地演变出了加强程度的“特别、非常、超级”等义。例如^①：

- (1) *mən qattiq jumfaq jastuq-tin bir-ni set-iwal-di-m.*
 我 硬 软 枕头-ABL 一个-ACC 卖-SELF-PST-1sg

^① 本文语法标注和缩略语为：连接号（-）：词缀与词缀或词根分界线；ABL：从格标记；ACC：宾格标记；ADV：副词化标记；EVID：示证范畴；FACT：呈现体；GEN：领属格；INTNS：强化体；NPST：非过去时；PST：过去时；SELF：利己体；1sg：第一人单数；3sg：第三人单数。

我买了一个**特别**软的枕头。

- (2) **ekir** mest bol-up qal-di-m.
重 醉 变为-ADVL FACT-PST-1sg

我喝得**非常**醉。

- (3) bu somka set tñirajliq-ken.
这个 包 丑 漂亮-EVID

这个包**贼**漂亮。

- (4) bu itñimlik-niq tem-i jaman pejzi .
这 饮料-GEN 味道-3sg 坏 棒

这个饮料味道**很**棒。

- (5) bu **dehjet** qiziq bir kino-ken.
这 恐怖 有趣 一 电影-EVID

这是**巨**有趣的一部电影。

- (6) siz-ni wehñij sekin-ip ket-ti-m.
你-ACC 残暴 想念-ADVL INTNS-PST-1sg

我**超级**想你。

例(1)–(6)中的 qattiq “硬”、ekir “重”、set “丑”、jaman “坏”、dehjet “恐怖”、wehñij “残暴”程度副词化后演变出“特别”“非常”“贼”“很”“巨”“超级”程度义。

那么这些副词化的形容词在语义上有何联系与差异，对这个问题的解析有助于阐述维吾尔语形容词发生程度副词化的机制和动因。董秀芳、李虹瑾(2018:96)从形容词词汇语义中的主观性因素出发，将形容词分为客观性状形容词与主观性状形容词。客观性状是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或测量来比较客观地确定，如“长、短、大、小”等；主观性状基于人们的主观判断，表现说话人的感受或评价，不具有客观统一的标准，无法通过测量而得出精确的数值，如“舒服、聪明、善良、虚伪”等。Traugott(1995:31-35)认为主观性表达说话人的态度或视角，也就是说一种语言成分与说话人的相关性越高，其主观化程度就越高。主客观呈现出连续统效应，主观性状形容词与客观性状形容词没有明确的界限，存在中间模糊状态。

维吾尔语形容词的词汇语义中同样存在着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客观性状形容词可通过观察测量确定，如 qattiq “硬”、ekir “重”都是表达物理属性(physical property)的语义类型，它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测量相对客观地确定，我们可将之称为客观性状形容词；主观性状形容词无法通过测量得到精确数值，例如 dehjet “恐怖”、wehñij “残暴”是表达人的脾性(human propensity)的语义类型，set “丑”、taza “纯洁”、adñajip “奇妙”和 jaman “坏”是表达价值(value)的语义类型，它们都基于人的主观判断，是无法精确测量和观察的，可界定为主观性状形容词。主观性状形容词都有[+主观性]的语义特征，客观性状形容词都有[+客观性]的语义特征，需要注意的是，既没有绝对的主观，也没有绝对的客观，主观性状与客观性状存在中间模糊状态，主观量表现出连续统效应。客观性状形容词和主观性状形容词因其语义特征的差异，故而在程度副词化过程中展现出不同的语法化机制。

三 维吾尔语形容词的副词化机制

语法化的过程一般涉及语义的演变、形态-句法的演变和语音-音系的演变。维吾尔语形容词的副词化涉及语义和形态-句法两种演变。语义演变的本质是语义虚化的问题，维吾尔语形容词原先的语义通过隐喻和转喻虚化后，表现出抽象的程度义。通过类推，程度副词的语法功能被移植到语义虚化的形容词上，从而完成了形态-句法的演变。

(一) 语义演变机制：隐喻、转喻和概念整合

语法化过程中语义演变的机制主要有隐喻和转喻两种。副词化形容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语义发生了虚化，通过隐喻和转喻两种机制，形容词的典型语义丧失，表现出抽象的程度义。研究表明客观性状形容词的副词化演变主要通过隐喻，主观性状形容词的副词化演变机制主要通过转喻。

1. 隐喻（客观性状形容词的副词化机制）

隐喻受到象似性的诱发，由具体的事物来体验和感受抽象的事物，隐喻可以理解为一种类推的过程——从一种域到另一种域的“映射”。客观性状形容词的副词化演变是通过隐喻实现的，以 qattiq “硬”和 ɛkir “重”为例，它们均可通过观察、测量确定，而可测量即指 qattiq “硬”和 ɛkir “重”都存在于一个力学的数集中，或者说是量系统当中，即力学硬度和重量。硬度是材料或物体对外界入侵的抵抗能力，这是通过手与物体的接触被感知到的，力学动力学在隐喻中是一种常见的源域（Sweetser 1990:68），重量同理。程度量是一个连续的量系统，与力学硬度和重量具有相似的特性，符合“投射”的条件。力学硬度和重量是源域，程度量是目标域，隐喻机制完成了这两个词在语义上的虚化。

2. 转喻（主观性状形容词的副词化机制）

与隐喻受到象似性的诱发不同，转喻是受到邻接性的诱发。转喻发生在同一认知域内的概念之间，简言之，同一认知域内的概念在语义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或处于上下位的关系，或谓“索引性”，这种语义上的相关性或索引性诱导人类用一种事物或概念去理解另一种事物或概念，这是转喻的认知过程。主观性状形容词都有[+主观性]的语义特征，而程度副词亦具有[+主观性]的语义特征。同样地，程度副词具有[+程度]的语义特征，而主观性状形容词在语义上往往也蕴含着程度。以 set “丑”、jaman “坏”、dehjet “恐怖”、wehji “残暴”、taza “纯洁”、adzajip “奇妙”等为例，其所具有的[+主观性]和[+程度]语义特征凸显，取代了典型的语义特征，以部分取代整体，完成了语义的虚化，体现了转喻的认知过程。

3. 概念整合

“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 & Turner 1995）自提出以来，被用于为各类语言现象的认知剖析提供理据。概念整合涉及一个或多个心理空间被整合的认知过程。通常一个典型的整合网络至少包含 4 个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合成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中的相似元素引发了跨空间的映射，并被投射到两者所共有的类属空间；这些相似的元素被有选择地投射到第四个空间，即合成空间，进而形成两个输入空间都不具有的层创结构。概念整合理论可进一步阐释维吾尔语形容词程度副词化的认知机制，以 qattiq jumfaq “特别软”为例，维吾尔语客观性状形容词 qattiq “硬”副词化的概念整合过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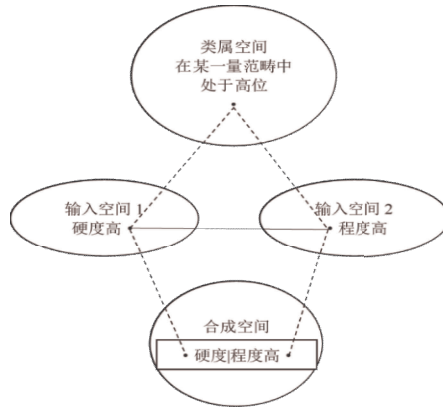


图1 客观性状形容词 qattiq 程度副词化的概念整合

对 qattiq jumfaq “特别软”的认知涉及四个心理空间：①输入空间 1：硬度高，它表现某实体在力学硬度数集中处于高位，是相对具体的概念，能够通过测量或接触而被感知。②输入空间 2：程度高，它表现某动作或某事物在某方面的特征或性状的程度处于高位，是相对抽象的概念。③类属空间：输入空间 1 与输入空间 2 中“在量范畴中处于高位”的共同特征被投射到类属空间。④合成空间：输入空间 1 中的“硬度量”和输入空间 2 中的“程度量”被投射至合成空间，产生新的层创结构，从而使 qattiq 一词产生新的用法。

维吾尔语主观性状形容词的语义虚化同样可以用概念整合的认知过程解释，以 set “丑”、jaman “坏”、dehfet “恐怖”、wehfij “残暴”为例。输入空间 1 为上述主观性状形容词所具有的全部语义特征，输入空间 2 为程度副词所具有的语义特征，他们共同具有的[+主观性][+程度]语义特征被投射至类属空间，经过进一步组合、完善和精细化处理，在合成空间产生新的层创结构，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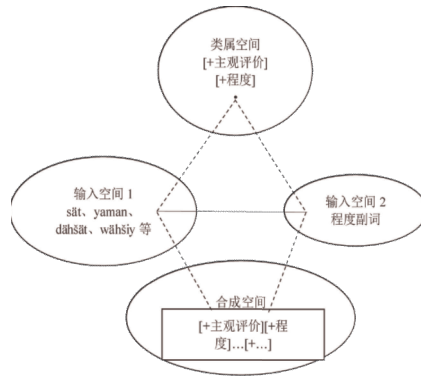


图2 主观性状形容词副词化的概念整合

(二) 句法演变机制：类推

“重新分析”和“类推”是语法化过程中形态-句法演变的机制。重新分析被认为在语法化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重新分析改变语言成分底层的结构边界以产生新的语法结构，这一机制在句法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就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过程而言，

重新分析并没有发挥作用。

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是由语义演变，即实词虚化主导的语法化过程，类推机制能为维吾尔语形容词的副词化提供解释。研究表明，维吾尔语形容词的副词化过程，其语义演变先于句法演变，通过隐喻、转喻等语义演变的机制，形容词的典型语义丧失，表现出抽象的程度义，为类推的发生提供了语义上的条件。维吾尔语形容词的语义虚化后，通过类推获得程度副词的语法功能。下面我们以 set tʃirajliq “贼漂亮” 为例演示维吾尔语形容词程度副词化的完整机制，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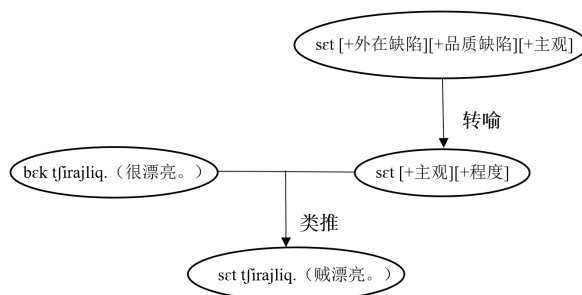


图 3 set 的完整副词化机制

四 维吾尔语形容词的副词化动因

语法化作为语言演变的子集，其发生一定受到多方因素影响。语言内部因素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语法化如何发生，但不能很好的解释语法化为什么发生。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所表现出的形态一定受到特定社会环境及使用群体的影响。人类用语言进行信息交流时，为保证交流的成功，最重要的是互动和协商。由于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在口语层面出现较多，我们认为这一现象发生的动因应与语言使用关系密切。

Bybee (1994:19-20) 认为，足够高的使用频率，是一个词语语法化进程的必要条件。我们同意语法化的发生是高频率重复和惯常化的说法。那么被高频率使用的形容词很多，为什么恰恰是这些维吾尔语形容词会发生程度副词化，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探讨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动因。

(一) 对创新性的追求

Lehmann (1985) 主张语法化的发生与交流双方对语言表达创新性的追求有关，吴福祥 (2021) 提出的语法化的四个动因中亦有创新性动因。这是丰富语言表达手段的需要，维吾尔语形容词的副词化始于丰富语言表达手段的需要，具体而言可能始于个人的标新立异，而这一用法得到群体的响应，就变成了常规的用法。例如：

- (7) kəltʃək-niŋ syj-i nahajiti syzyk-kən.
 池塘-GEN 水-3sg 非常 清澈-EVID

池塘的水非常清澈。

- (8) kəltʃək-niŋ syj-i qəbih syzyk-kən.
 池塘-GEN 水-3sg 恶劣 清澈-EVID

池塘的水**贼**清澈。

例(8)中的 qebih “恶劣”是副词化的形容词,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反映了青年群体内在的心理需求,比如,希望通过与其他群体的区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等,这种用法表达了例(7)中一般程度副词 nahajiti “非常”无法表达的极性程度义,起到了强调说话者感情,增强语言表达的功能。

(二)对表情性的追求

程度副词具有明显的表情功能,说话人为了进一步增强表情性,通过突破规则的搭配表达强烈的情感色彩,以达到一般的程度副词无法达到的程度。Hopper & Traugott (1993:122)认为程度副词容易受到更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具有很强的表情功能。如:

(9) mən u-ni bək jaxʃi kər-i-mən.

我 他_{-ACC} 很 喜欢_{-NPST-1sg}

我很喜欢他。

(10) mən u-ni qattiq jaxʃi kər-i-mən.

我 他_{-ACC} 硬 喜欢_{-NPST-1sg}

我**超级**喜欢他。

例(10)说话人通过隐喻的表达,将原不能与动词搭配的说明硬度性状的客观性状形容词 qattiq “硬”引入句中,这种突破常规的表达方式提高了“喜欢”的程度,加强了话语的感情色彩,达到了例(9)中一般程度副词 bək “很”无法表达的极性程度义,增强了表情功能。

同时我们注意到 set “丑”、jaman “坏”、dehfet “恐怖”、wehfij “残暴”等主观性状形容词具有明显的贬义色彩。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贬义色彩语言成分副词化的现象,如汉语中“真他妈的XXX”“贼X”“XXX得要死”等;英语中也有“terribly XXX”“damn XXX”等。这种突破常规的怪异搭配方式不符合逻辑和语用规范,却表达了一种难以用现存语用成分形容的一种客观存在或心理感受。例如:

(11) u-nij bu gep-i-ni anla-p bək kyl-dy-m.

他_{-GEN} 这 话_{-3sg-ACC} 听到_{-ADVL} 很 笑_{-PST-1sg}

听到他这句话,把我**笑**坏了。

(12) u-nij bu gep-i-ni anla-p dehfet kyl-dy-m.

他_{-GEN} 这 话_{-3sg-ACC} 听到_{-ADVL} 恐怖 笑_{-PST-1sg}

听到他这句话,**笑死**我了。

例(12)中说话人通过使用具有贬义色彩的形容词 dehfet 来加强“笑”这一动作的程度,用一种极度夸张的方式将程度义推到顶点,从而在语言使用中达到了对表情性的追求。

(三)对主观性的追求

主观性状形容词演变而来的程度副词可以看作是一个主观化的过程。Traugott (1995:32)认为主观化是一种语义—语用的演变,即“意义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我们认为主观性状形容词向程度副词演变,是信息交流过程中说话人为了加强主观性的需要与听话人达成的一种互动和协商。

程度副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是由程度副词的语义决定的。说话时,程度副词的选用除了要考虑相对客观的量级,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及目的也起到很大作用,且所谓客观量级的界定也来源于说话人的主观感受,这使程度副词具有主观性。程度量表现出连续统效应,主

观性与客观性在程度量范畴中并非泾渭分明，说话者想突破程度量主观性的连续统，表现出极性主观程度义的意图，诱发了主观性状形容词向程度副词演变。主观性状形容词作程度副词使用时，话语从命题意义转变为强调意义，话语的主观性增强，感叹色彩也随之加强，话语的焦点从谓语转向程度副词，这种焦点的转向伴随着语流重音的移动，如：

(13) bu kino bək qiziq-ken.

这 电影 很 有趣-EVID

这部电影很有意思。

(14) bu kino wehfij qiziq-ken.

这 电影 残暴 有趣-EVID

这部电影特别有意思。

当例(14)中的 wehfij “残暴”作程度副词出现时，话语的重音落在 wehfij 上，说话人表达一种强调意义，让听话者感受到说话者比“很”更“很”的主观感受。

综上所述，隐喻、转喻和类推是维吾尔语形容词程度副词化的内部机制，通常与语言的内部动因有关，是语言独立发生语法化的主要途径。此外，无论是语法化问题还是语言演变的其他问题，我们不能忽视语言接触的影响。因此，不能排除维吾尔语形容词的副词化受到语言外因素——接触性动因诱发的可能性，其语法化的外部机制是语法复制。

汉语中广泛存在形容词具有副词用法，笔者注意到这一特征，维吾尔语存在与汉语高度相似的情况。首先，从表义功能来看，汉语和维吾尔语的副词化形容词均表极端程度义。其次，在位置分布上，汉语和维吾尔语的副词化形容词也展现了一定的一致性。例如：

(15) u-nij api-si et-ken tamaq wehfij oxfa-jd-i-ken.

他-GEN 妈妈-3sg 做-ADJL 饭-3sg 残暴 像-NPST-3sg-EVID

他妈妈做的饭贼好吃。

例(15)中的“贼”和 wehfij “残暴”在句中均表极端程度义，在语义上起强调作用。在句法上，通常位于谓语之前，直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与其核心语形成紧密的语法关系。

由于汉语自身的特点，其形容词副词化现象的研究通常以语义为导向，即“实词虚化”。李小军和高雅(2022:63)认为“汉语形容词副词化的机制为隐喻和转喻”，而维吾尔语的语义演变机制亦如此，因此存在接触性诱发的可能性。

汉语-维吾尔语两种语言接触影响历史悠久，赵江民(2012)曾指出维吾尔语的词汇系统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同时维吾尔语的词法和句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双语使用者的数量急剧增加，汉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日益加深，加之汉语中形容词语法化为副词的现象由来已久。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是通过复制汉语形容词程度副词化的语法化路径而来的可能，还需要今后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予以求证。

五 结 语

本文以语法化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为指导，尝试性聚焦分析了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的机制和动因，诠释了维吾尔语形容词程度副词化的认知概念整合过程。研究表明：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是语义演变主导的语法化，其语义演变机制是隐喻和转喻。隐喻

是客观性状形容词的语义演变机制，硬度-程度量、重量-程度量等的象似性是隐喻的基础；转喻是主观性状形容词的语义演变机制，具体过程是其主观评价义和程度义的凸显，以及具体义的丧失。类推是维吾尔语形容词句法演变的机制，维吾尔语形容词语义虚化后，通过类推获得程度副词的语法功能。维吾尔语形容词的程度副词化有三个内部动因，分别是对创新性的追求、对表情性的追求以及对主观性的追求。同时，不排除存在语言接触和语法复制等外部动因和机制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群体的语言通常是群体观念的映射，受文化、价值观、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形容词 qattiq “硬”、erir “重”、set “丑”、jaman “坏”、dehset “恐怖”、wehfij “残暴”等程度副词化的用法仅出现在口语中。除 jaman “坏”外，主客观性状形容词作程度副词的用法至今未被任何一部维吾尔语词典收录，其使用范围至今仍仅限于年轻人或极亲密的朋友之间，还未登“大雅之堂”，其发展趋势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目前学界对维吾尔语形容词程度副词化的研究较少，本文仅仅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初步探析，难免疏漏，藉此抛砖引玉，欢迎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艾尔肯·巴拉提等. 1990.《维吾尔语副词级的范畴》，《语言与翻译》第4期。
- 巴吐尔·麻木提等. 1985.《关于现代维吾尔语形容词和副词的区别》，《语言与翻译》第4期。
- 董秀芳、李虹瑾. 2018.《客观性状形容词与主观性状形容词》，载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编《对外汉语研究》第2期第96-1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力提甫·托乎提. 2012.《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小军、高雅. 2022.《形容词演变为程度副词的路径和机制》，载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第63-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木再帕尔. 2020.《语境泛化策略——以维吾尔语用反义词强化语义为例》，《满语研究》第2期。
- 沈家煊. 2001.《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 武振玉. 2004.《程度副词“好”的产生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 吴福祥. 2020.《语言接触与语法演变》，《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第4期。
- 吴福祥. 2021.《也谈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语文研究》第2期。
- 杨承兴. 2002.《现代维吾尔语语法》，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 赵江民. 2012.《民族交往视域下的新疆民汉语言接触》，《新疆社会科学》第6期。
- Bybee, Joan L., Perkins R. & William P.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ybee, Joan L. 2009. Grammatic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J. Guo, E. Lieven, S. Ervin-Tripp & K. Nakamura (eds.), *Cross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 Research in the Tradition of Dan Isaac Slobin*. pp. 70-90.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LLC.
- Fauconnier, Gilles & Turner Mark. 1995.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nd formal expression. *Psychology Press* 10(3): 183-204.
- Fischer, Olga. 2007. *Morphosyntactic Change: Functional and Formal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un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pper, Paul & Traugott, Elizabeth C.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hmann, Christian. 1985. Grammaticalization: Synchronic variation and diachronic change. *Lingua e Stile*:315.
- Sweetser, Eve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pp. 31-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chanisms and Motivations of Degree Adverbialization of Uyghur Adjectives

ZHAO Jiangmin, LI Shan and CHEN Jiahao

[Abstract] The mechanisms and motivations of grammaticalization have been a topic of general interest in linguistic research. In this paper, unde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we attempt to focus on mechanisms and motivations behind the adverbialization of adjectives into degree adverbs in Uyghur and elucidate the cognitiv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process involved. The study shows that adverbialization of adjectives is a grammaticalization driven by semantic change. The mechanism for semantic change is metaphor and metonymy, and the mechanism for syntactic evolution is analogy. There are three motivations for the adverbialization of Uyghur adjectives, namely, the pursuit of creativity, expressiveness, and subjectivity. Concurrently,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external motives and mechanisms, i.e.,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replication, cannot be ruled out.

[Keywords] Uyghur language adverbialization of adjective mechanisms motivations

(通信地址: 830017 乌鲁木齐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毛 选】